

季羡林全集

第十五卷 学术论著七

〔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源于尼泊尔和印度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本身产生、发展、传布和衰微的规律，非常有研究的价值。这对于一般宗教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于印度历史，甚至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不弄清印度佛教思想的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无从着手的。



季羡林全集

第十五卷 学术论著七

〔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全集. 第15卷, 学术论著. 7, 佛教与佛教文化. 1 / 季羨林著;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00-9454-0

I. 季… II. ①季… ②季… III. ①季羨林 (1911~2009) —全集 ②佛教—宗
教文化—研究 IV. ①C52 ②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578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王 琳

特邀编辑: 孙文颖

封面设计: 牛茜茜

版式设计: 姚 军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80 1/16

印 张: 24.75 彩插: 0.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9454-0

定 价: 62.0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94540001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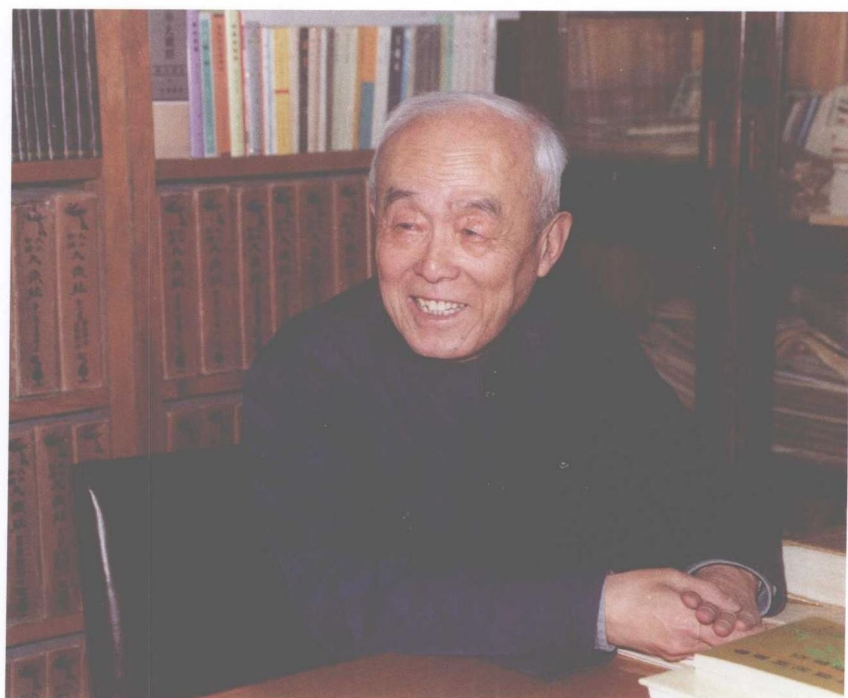
王邦维 张光璘 季 承 柴剑虹 钱文忠
郭良鋆 黄宝生 葛维钧 蔡德贵

出版委员会

郝 平 杨学义 李朋义 于春迟 蔡剑峰

编辑委员会

柴剑虹 孙晓林 赵伯陶 张彩梅 孙文颖
张 进 彭冬林 严学军 满兴远 王 琳



1988年，作者在书房。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佛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季義林



一九九六年
舊曆春節



1987年5月，作者参加香港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与台湾学者林聪明等人合影。



1987年11月，作者与日本梵文学者中村元在北京大学合影。



1988年11月，作者与助手李铮在香港中文大学留影。



1988年，作者与陈翰笙教授合影。

出版说明

季羨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山东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后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荣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长。先生一生致力于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上颇多建树，成为我国当代学贯中西、声望卓著的大师。

季羨林先生自上世纪20年代起笔耕不辍，毕生著述千万余字。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季羨林文集》，收录先生1929—1996年间各类著述，凡24卷。2007年，季羨林先生正式授权我社出版《季羨林全集》。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社于2008年6月成立《季羨林全集》专家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并正式启动相关编纂工作。《全集》主要增补《文集》出版后至2008年间先生撰述的散文、杂文、序跋、讲话、日记、书评等。其中有先生自己编定的专集，如《牛棚杂忆》、《学海泛槎》，也有这次才得以汇总的各类单篇文章；有先生1996年以后的新作，也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文；有先生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也有少数未曾发表的文章。本

次增补数百篇，约二百多万字。遵照先生嘱托，对目前尚未整理的信札、部分日记（如《北大日记》）不予收录。

在《全集》编纂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既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根据作者“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意见，我们未作改动与统一。依据作品内容或体裁一一分类编排，是编纂中最难准确把握的问题，好在有作者自己的认定和“编委会数人定则定矣”的授权，也都尽力争取做到大致不差。以往收编于各书经某些编者摘录、节选、改换题目、改写的文章，一经查核落实，一律不再重复收录。由别人代拟的贺词、序跋、讲话稿及采访记录等，除作者亲自审订、改定并认可发表者外，一律收入附编以供查考。本书各卷前所附图片，均由作者及其亲属或专家委员会成员提供。

季羨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述勤勉恒久，作品丰赡多姿并涉及多种语言文字，虽然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尽力仔细校核，但限于学养和编辑经验不足，仍难免存有差错与遗憾，真诚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全集》专家委员会和中华书局、江西教育出版社、季羨林研究所以及高鸿博士、段晴教授等对我们的编纂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7月

第十五卷说明

本卷收录作者 1947—1993 年间所撰写的关于佛教与佛教文化方面的论文 21 篇。作者所撰《说“出家”》原载北京文物出版社《出土文献研究》(1985 年 6 月)，后收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之后不再见于作者其他作品集，本卷整理后重新收入。

《季羨林全集》编辑委员会

2010 年 1 月

总 目

- | | |
|---------|-----------------------|
| 第 一 卷 | 散文一【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 |
| 第 二 卷 | 散文二【万泉集、小山集】 |
| 第 三 卷 | 散文三 |
| 第 四 卷 | 日记·回忆录一【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 |
| 第 五 卷 | 回忆录二【牛棚杂忆、学海泛槎】 |
| 第 六 卷 | 序跋 |
| 第 七 卷 | 杂文及其他一 |
| 第 八 卷 | 杂文及其他二 |
| 第 九 卷 | 学术论著一【印度古代语言】 |
| 第 十 卷 | 学术论著二【印度历史与文化】 |
| 第 十 一 卷 | 学术论著三【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 第 十 二 卷 | 学术论著四【吐火罗文研究】 |
| 第 十 三 卷 | 学术论著五【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
| 第 十 四 卷 | 学术论著六【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二）】 |
| 第 十 五 卷 | 学术论著七【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
| 第 十 六 卷 | 学术论著八【佛教与佛教文化（二）】 |
| 第 十 七 卷 | 学术论著九【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
| 第 十 八 卷 | 学术论著十【糖史（一）】 |
| 第 十 九 卷 | 学术论著十一【糖史（二）】 |

第二十卷	译著一【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一）】
第二十一卷	译著二【梵文及其他语种作品翻译（二）】
第二十二卷	译著三【罗摩衍那（一）】
第二十三卷	译著四【罗摩衍那（二）】
第二十四卷	译著五【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五卷	译著六【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六卷	译著七【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七卷	译著八【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八卷	译著九【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九卷	译著十【罗摩衍那（七）】
第三十卷	附编

目 录

浮屠与佛(附英文)	1
论梵本《妙法莲华经》	29
论南传大藏经的翻译	36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41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54
论释迦牟尼	77
说“出家”	91
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序言 (附英文)	101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影印版引言	119
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121
我和佛教研究	176
研究佛教史的意义和方法	182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提婆达多问题	184
法显	221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247
再谈“浮屠”与“佛”	253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	269
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ṛṣṭī问题	276

佛教的倒流	313
佛典中的“黑”与“白”	355
所谓中天音旨	358

浮屠与佛

(附英文)

“浮屠”和“佛”都是外来语。对于这两个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问题是有过很大的争论的。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了正等觉以后的名号梵文叫做 Buddha。这个字是动词 budh（觉）加上语尾 ta 构成的过去分词。在中文里有种种不同的译名：佛陀、浮陀、浮图、浮头、勃陀、勃驮、部多、部陀、毋陀、没驮、佛驮、步他、浮屠、复豆、毋驮、佛图、佛、步陀、物他、醇陀、没陀等等，都是音译。我们现在拣出其中最古的四个译名来讨论一下，就是：浮屠、浮图、复豆和佛。这四个译名可以分为两组：前三个是一组，每个都由两个字组成；第四个自成一组，只有一个字。

我们现在先讨论第一组。我先把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构拟的古音写在下面：

浮 * b'îôg / b'îeu / fou (Bernhard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number 12, 1940, p. 449, 1233 i)

屠 * d'o / d'uo / t'u (同上, pp. 136—137, 45i')

图 * d'o / d'uo / t'u (同上, pp. 143—144, 64 a)

复 * b'îôk / b'îuk / fu (同上, p. 398, 1034 d)

豆^[1] * d'u / d'əu / tou (同上, p. 158, 118 a)

“浮屠”同“浮图”在古代收音都是-o, 后来才转成-u; “复豆”在古代收音是-u, 与梵文 Buddha 的收音-a 都不相当。梵文 Buddha, 只有在体声, 而且后面紧跟着的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是浊音或元音 a 的时候, 才变成 Buddhō。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图”就是从这个体声的 Buddhō 译过来的。另外在俗语 (Prākṛta) 和巴利语里, Buddha 的体声是 Buddhō。(参阅 R. Pischel,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 Band, 8. Heft, Strassburg 1900, § 363 及 Wilhelm Geiger, *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同上 I. Band, 7. Heft, Strassburg 1916, § 78) 在 Ardhamāgadhi 和 Māgadhi 里, 阳类用-a 收尾字的体声的字尾是-e, 但在 Ardhamāgadhi 的诗歌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是-o。我们现在材料不够, 当然不敢确说“浮屠”同“浮图”究竟是从哪一种俗语里译过来的; 但说它们是从俗语里译过来的, 总不会离事实太远。

说到“复豆”, 这里面有点问题。“复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汉的构拟应该是 b'îuk-d'əu, 与这相当的梵文原文似乎应该是 * bukdu 或 * vukdu^[2]。但这样的字我在任何书籍和碑刻里还没见到过。我当然不敢就断定说没有, 但有的可能总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u 让我们立刻想到印度俗语之一的 Apabhraṃśa, 因为在 Apabhraṃśa 里阳类用-a 收尾字的体声和业声的字尾都是-u。“复豆”的收音虽然是-u, 但我不相信它会同 Apabhraṃśa 有什么关系。此外在印度西北部方言里, 语尾-u 很多, 连梵文业声的-am 有时候都转成-u〔参阅